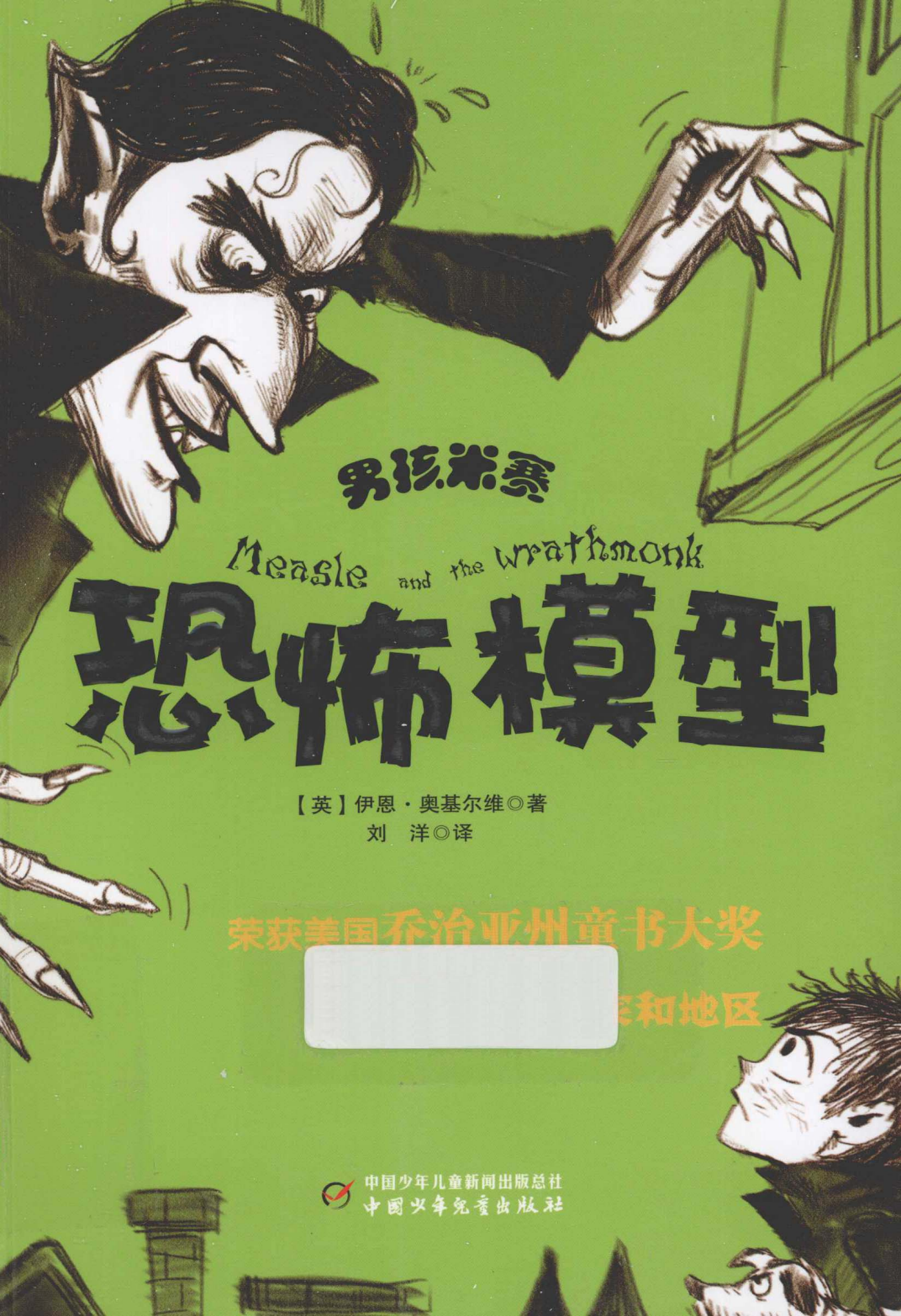




男孩米塞

Measle and the Wrathmonk

恐怖模型

【英】伊恩·奥基尔维◎著
刘 洋◎译

荣获美国乔治亚州童书大奖

和地区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男孩术赛

Measle and the Wrathmonk

恐怖模型

【英】伊恩·奥基尔维◎著

刘洋◎译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Measle and the Wrathmonk
Copyright © Ian Ogilvy 2004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恐怖模型 / (英) 奥基尔维著; 刘洋译. —北京: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2.9
(男孩米赛)
ISBN 978-7-5148-0788-2

I. ①恐… II. ①奥… ②刘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长
篇小说 - 英国 - 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76009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1-2012-5111

KONGBU MOXING
(男孩米赛)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主 编: 今古传奇文化	责任校对: 尤根兴
责任编辑: 何强伟 郑珍宇	责任印务: 任钦丽
插 图: 今古传奇文化	
社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楼	邮政编码: 100022
总 编 室: 010-57526071	传 真: 010-57526075
发 行 部: 010-57526568	
h t t p: //www. ccppg. com. cn	
E-mail: zbs@ccppg. com. cn	

印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

1/32

印张: 6.5

2012 年 9 月第 1 版

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90 千字

印数: 10000 册

ISBN 978-7-5148-0788-2

定价: 20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526539)

目 录

恐怖屋	001
模型铁路	016
解药	039
受害者	062
梁上怪物	087
地道	107
反击	122
金属控制箱	149
火车头	168
恐怖屋的倒塌	189



恐 怖 屋

米赛·斯塔布十岁半左右，长得瘦瘦小小，很是单薄，还常常都吃不饱肚子。他的鼻子跟蒜头一样短小，颧骨很高，一双深色的眼睛，绿得跟翡翠一般。当他觉得顺心的时候，脸上就会挂出一副灿烂友好的笑容。满头棕色的头发根根直立，看上去跟铁钉似的。他的发型称得上是最奇怪的：该长的地方理得很短，该短的地方却留得很长。这是因为米赛总是自己理发。头发长得盖过了眼睛时，他就从厨房拿起那把又钝又锈的菜刀，对着头发又是锯又是砍。除了参差不齐得难以想象以外，头发也有很长时间没洗过了。他的衣服也是如此，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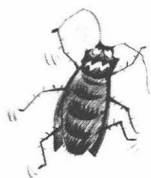


以，米赛身上味道很难闻，特别是天气暖和的时候。不过在米赛住的地方却很少有暖和的时候。那是一间既阴冷又恐怖的屋子。并非米赛想要住在那儿，他也是迫不得已。

这间恐怖的屋子位于一条脏乱阴沉的街道尽头。街上还有许多房子，都是一样的脏乱和破旧。但与其他屋子比起来，这间屋子却有三个明显的不同之处。

首先，是房子的外观：整栋房子都是黑色的，屋顶高耸，窗子狭窄阴森，活似盲人的眼睛。烟囱被熏得漆黑，像只脏兮兮的手指向天空。相比之下，其他的房子不过是有点昏暗和破旧而已，而这间房子让人一看就觉得似乎这里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，而且明天还会继续在这里上演。

其次，这是唯一一栋有人居住的房子。街上的其他房子很早就无人居住了，门窗都用木板钉死了。站在街口放眼望去，你会以为所有房子都是没人要的。但细看之下就会发现，在街道远远的另一端，一间阁楼的窗口中闪烁着微弱的灯光。也正是这点灯光，表明街上还有



人的存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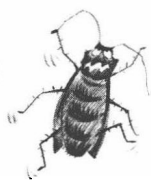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一点儿不同，也是最奇怪的一点儿：不论白天还是晚上，不论春夏秋冬，破败的屋顶上方终年悬着一小块黑色的云。雨水不断从云中滴落，却偏偏只打在这间房子上。

这所房子的主人是米赛的法定监护人——巴斯先生。他们住在一起不过是为了有个伴，当然，巴斯先生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伙伴。他几乎从不讲话，因为他对所有人都感到厌恶。这并不奇怪，因为凡是见过巴斯先生的人都同样地厌恶他。巴斯先生又高又瘦，总是穿一身黑：黑衣服，黑衬衫，黑领带，黑裤子，黑袜子还有黑鞋子。满头油腻腻的头发也是黑色的。他常常把头发从中间分开，然后用黑色的鞋油抹得满头乌黑发亮。身上唯一不是黑色的地方就是他的脸和双手。巴斯先生的脸白得异常，没有丝毫血色，似乎血管里流动的不是血，而是牛奶。一对眼睛生得跟鱼眼一般，呆滞、无神、冷冰冰的。一双修长且瘦骨嶙峋的手跟蜡烛的颜色相似，手上的皮肉干燥至极，在搓动时都可以听得到沙沙的响



声。但这种响声不是经常能听见的。因为巴斯先生只有高兴的时候才搓手，而他多数时间里都是不高兴的。

如果说巴斯先生的屋子从外面看就让人觉得压抑、丑陋的话，那屋内的情况只能说是更糟。屋里阴森至极，只有三个房间是米赛敢走进去的：厨房、厕所和阁楼。屋内所有的房间都散发着难闻的气味，但每个房间散发的气味却各不相同。只有在去厨房、厕所或是阁楼时，米赛才不会被吓得半死。有间屋子本来是他的卧室，但米赛是绝对不敢走进去的。一个黑色的橡木衣柜放在屋内，里面装的不是他的衣物，而是其他人的衣物，这些衣物散发出一股霉烂潮湿的气味。有一次，他终于壮着胆子开始整理这些衣物，但看到那件夹克衫以后，他就停下来了。那件夹克似乎由某种硬料制成，但上面却有三个袖子！两个袖子很正常，缝在两侧，第三个却是在后背上。最后，米赛终于鼓足了勇气去问巴斯先生。而巴斯先生的回答却是：“少管闲事。”缠问不休之下，巴斯先生只得告诉他，衣柜里的所有衣服都是多年来别人留下的，是一些朋友来访时穿的衣服。当



然，其中一些朋友与常人有些不一样。

衣柜立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，另一个角落放的是一张红色的大床，看上去跟棺材没什么两样。窗子上挂着天鹅绒窗帘，玻璃被涂成了黑色，根本看不到外面。墙壁是黑的，地板是黑的，天花板也是黑的。这是一间令人极度压抑的房间，倘若试着在这里睡一夜的话，绝对会做噩梦。所以米赛连试都没有试就选择了睡在厨房的一堆破布中间。一盏古老的铁制火炉就放在旁边。这也是恐怖屋里唯一带有一丝暖意的东西了。

米赛讨厌巴斯先生，巴斯也讨厌米赛，因为巴斯讨厌所有人。他之所以照顾米赛，完全是因为米赛的父母都被毒蛇咬死，而小米赛在四岁时就成了孤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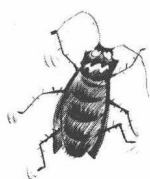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，毒蛇的故事也是从巴斯先生口中说出来的。据米赛的经验判断，巴斯先生是从来不说谎的。但在这件事上，他却并不大相信。也许是太希望自己的父母仍然在世了，米赛内心深处十分肯定，他的父母肯定在附近的某个地方，说不准某一天就会回到他的身旁。



同时，米赛的父母还给他 在银行里留了一大笔钱，一笔属于他的钱。但法官却说米赛年龄太小，没法管理这些钱，更没法自己生活，于是就委任巴斯先生来照顾米赛，并帮助管理这些钱财。因为巴斯自称是米赛父亲的四表哥，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，却是米赛在世上唯一的亲人。有件事很奇怪（米赛当时太小了，记不太清了），法官似乎对巴斯先生颇有好感。两人都穿同样的黑衣服，都长着一双冷冰冰的鱼眼，脸色都是苍白异常，法官就连说话都有点巴斯先生的风格。而且他每次看到巴斯先生时，脸上就会露出鳄鱼般的笑容，好像巴斯先生说什么他都会同意。

在那三间不太恐怖的屋子当中，阁楼是米赛最喜欢的地方。浴室的味道难闻至极，龙头里流出的水是褐色的，并且还漂着绿色的小东西，因此米赛很少洗澡。好在浴室里还有窗子，他常常站在浴室里那把破椅子上向外张望。从窗子那可以看见屋后的废旧火车站。他常常一边向外看，一边幻想着自己居住在别的地方。

厨房里比较温暖，也比较干燥，就是有股烂白菜的



味道。厨房经常有成群的蟑螂出没。有些蟑螂个头很大，不像那些小蟑螂一样，一脚就能踩扁。每次米赛用脚去踩时，它们就使劲地挣扎，姿势丑陋极了。米赛把脚挪开时，它们全都一溜烟地跑到炉子下面去了，根本没受什么伤害。

阁楼是米赛最近才发现的，因为以前巴斯先生根本就不允许他到上面去。那条窄小的楼梯上面肯定有些有趣的东西，巴斯先生每天都要在上面待上几个小时。有时候，米赛就站在楼梯下面，竖着耳朵听。偶尔，他会听到一些声响，一些他自己也解释不了的声响。后来，就是六个月之前的一天，巴斯先生对他说：“跟我来，米赛。”然后转身上上了那条异常窄小的楼梯，走进了那间与众不同的阁楼。米赛看到里面的东西后，惊讶得几乎嘴都合不拢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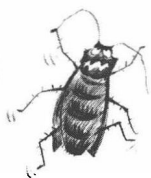
屋子里摆着一套微型铁路模型。那可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，也许是最精致的铁路模型了。

从那一刻起，阁楼立刻成了米赛最喜欢的场所。其实，阁楼里比较阴森——房梁上常常有怪异的动静传



出，似乎有什么东西住在上面。有一次，米赛抬头的时候，在众多黑漆漆的木梁之间，看见了一对火红的小眼睛。至于那东西是什么，米赛却不想知道，只要它一直待在上面，不出现就好。至少在阁楼里没有蟑螂，确切地说，在阁楼里没有任何昆虫。这也是怪事一桩，因为其他屋子里每个角落都可以看见它们的身影。

米赛被那几辆小火车迷住了。看起来，巴斯先生想在阁楼中间的大桌子上仿制屋后那座破旧的火车站。桌子很大，几乎占据了阁楼的全部，桌沿与四周墙壁之间只有很窄的空隙。幸亏米赛和巴斯先生都比较瘦，否则是无论如何也挤不过去的。桌上的模型十分精确，就连最微小的部分也不例外：煤炭装卸区堆着几堆真的煤渣，街灯闪烁着昏黄而怪异的光，下水道里一直流淌着一小股脏水……不过在远离城镇的部分，巴斯先生却布置了另一番景象：米赛在浴室里看到的，铁路线远处那些一排排被熏得漆黑的廉价木房已经不见了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高耸的松树构成的成片森林。树木茂密葱郁，远远望去根本看不到空隙。森林里十分幽暗，林间空地



中疏疏落落地立着几座怪异的小房子。这几栋房子与车站附近的房子不同，都是圆木制成的，屋顶有石头砌的烟囱，屋前还有门廊。米赛打定了主意，要是让他住在这片土地上，他宁愿选择住在这些小木房里也不愿意住在这座压抑的城市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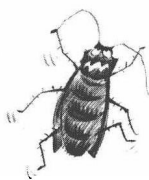
巴斯先生在摆弄这些火车模型的时候，若是心情好，就会把米赛叫到阁楼上来观看。从自己拥有旁观权的那天起，米赛就已经看出，巴斯先生根本不喜欢任何现代的东西。模型中没有电力机车，更没有柴油机车。铁路系统中的所有东西都是老式的，所有的火车都是年代极为久远的蒸汽机车。火车分为两种，客车和货车，每种车的模型都和真车分毫不差，惟妙惟肖。米赛坐在凳子上看的时候，会十分安静小心，因为巴斯先生讨厌噪音和慌乱。米赛每次都会低着头仔细观察模型的布局，并且每次都能发现模型中加入的新东西。这也是最令他感到兴奋的事。

他看见巴斯先生用羽毛来制作林间小屋的烟囱里飘出的炊烟。还有一次，巴斯先生在铁路一侧造了一座水



塔。货车停在下面时，塔内就会流出细细的一股水，填满蒸汽机的锅炉。米赛还注意到，巴斯先生在林间造了一个湖。但令人失望的是，所谓的湖仅仅是嵌在地上的一面镜子，周围安放了一些矮松。不过深色的松树和岸边的石头倒映在镜子里，看上去足够真实，若是用水的话，绝对不会产生这么好的效果。米赛不得不承认，巴斯先生的手很灵巧，好像什么东西都造得出来，当然，前提是要造小物件才可以。米赛常常对这些迷你物件的精巧程度感到赞叹。屋子的每扇窗子似乎都是真正的玻璃制成的，树上的每片叶子似乎都会在秋天到来时徐徐飘落。肮脏的人行道上，每块磨损的石头似乎都曾被成千上万的足迹踩踏过。

模型中竟然也有几个小人。塑料人形上涂着各色颜料，姿态各异，安放在车站各处：有的在买东西，有的站在街角闲聊，还有的正在站台上等车。当然还有些小动物：一只黑底白花的小狗在路灯下到处嗅着，一只猫慵懒地躺在窗台上。在树林深处，三只黑熊在湖边排成一行，正在散步。



巴斯先生摆弄火车的时候总要吃下一整盒金黄金黄的油炸饼圈，喝下一整杯的粉红色柠檬汁。面包屑和糖常常会掉下来，柠檬汁有时也会滴下来，掉在桌面上。米赛从来没吃过油炸饼圈，更没喝过柠檬汁。巴斯先生从未主动给过米赛吃，他也不敢开口要。米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面包渣，一心希望巴斯先生去上厕所，这样他就能趁机用手蘸点口水，从桌上沾些糖和残渣来尝尝。但巴斯先生从不去厕所，就算是吃下一整盒金黄金黄的油炸饼圈，喝下一整杯粉红色的柠檬汁之后也不会。米赛从没找到过合适的机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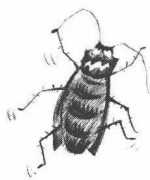
米赛十分想念父母，但早已记不起他们的长相，因为在父母遭遇不幸，碰到那条蛇的时候，米赛还十分年幼。尽管如此，他仍希望是由父母而不是巴斯先生来照顾自己。巴斯先生似乎从来没有照顾过任何人，也从未打理过任何事情，当然，铁路模型那是例外。他倒是把自己照顾得无微不至：吃的是最上等的牛排，而米赛得到的只是牛排边上的肥肉；他经常炸薯条吃，但米赛吃的却是清淡的煮土豆，有时候煮得还不熟，中间硬邦邦



的；巴斯的黑袜子和四角短裤都是丝质的，而米赛根本没有袜子，只有两条内裤，腰部的橡皮筋都早已松得不起作用。巴斯先生最关心的，还是那条铁路模型。他花了大把大把的时间来制作，用去米赛大把大把的金钱购买各种昂贵的器材。

花在铁路模型上的钱，米赛从来不介意。因为这可能是世上最好的模型，他看在眼里，乐在心里。但巴斯先生用斯塔布家的钱买丝质袜子和短裤，吃上等牛排、薯条时，米赛却满心憎恶。因为他自己只有两条早已没有松紧的内裤，更从未尝过巴斯先生享用的美味。他觉得，这实在太不公平了。

一天晚上，米赛蜷缩着躺在炉边，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。他本来也睡不着，因为炉子下热闹得很，听起来蟑螂似乎在开派对。它们的腿脚发出沙沙的声音，米赛根本无法入睡，只好胡思乱想起来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念头一闪而过。这是个绝妙的主意，但却有点危险。不过最绝妙的点子往往都是如此。米赛下定决心冒险一试。



第二天午餐时间，巴斯先生正在享用他的烤肠和熏肉，吃着薯条和番茄酱，米赛正啃着放了很久的面包，喝着纸杯里的白水。

“哦，对了，巴斯先生。今早银行打电话过来，说要见你。”米赛说道。

“银行？”巴斯瞪起鱼眼盯着米赛问道，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你还在睡觉的时候，先生。”米赛撒谎的水平不错，“好像是什么多余钱款的事。”

“钱？”

“是的。我们的钱。他们想见你。好像说什么投资的事。”

“投资……资？”巴斯每次碰到“S、Z”等字母时就会发出蛇一样的咝咝声。

“是的，先生。他说钱太多，放在普通账户里太可惜了。”

“太多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